

名家名作 名师点评 帮你阅读 助你写作
少年阅读文库

中国卷

小说



前 言

《少年阅读文库》是配合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帮助同学们有效地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而特别编选的。

对当代初中学生来说（大学生也不例外），除学好语文课之外，能在课余时间有目的地读一些精美的文学作品，对拓宽视野、扩大知识领域、丰富作文内容、提高文化素质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在选择读本上却很使人为难。目前流行的选本大多为单一的文学作品或教辅材料，不是与课本缺乏联系，就是同文学无缘，对课内外阅读的结合和有效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无疑是一个缺陷。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们在对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和教材把握的基础上，结合我们多年的教学、写作经验和学生实际，选编了这套课外文学读物。每篇予以精心点评。相信同学们在认真、反复地读了这套书之后，读写能力一定会切实地上一个台阶。读书不在多，只要选好一本或一套好书，耐心精读，一定比泛读而不求甚解收效更快，更多，更见实效。这是古今中外成为人士的经验之一。

特别提示：此书适合初中同学及小学高年级语文水平较高和写作能力较强的同学阅读。

编 者

中国小说·目录

周记本	林海音(1)
大泽乡	矛盾(10)
小伙伴	黑 婴(19)
罗文应的故事	张天翼(29)
狗	巴 金(41)
冬儿姑娘	冰 心(51)
理 水	鲁 迅(57)
祖父的故事	沙 汀(73)
小姐妹们	傅 泽(87)
海滨的孩子	肖 平(103)
阿诚的龟	刘厚明(114)
爸 爸	艾 芜(135)
没有祖国的孩子	舒 群(155)
鹤 翼	方以庸(177)

周 记 本

林海音

我的声音因为兴奋而紧张，因为紧张便结巴起来了。我的兴奋并不是因为今天母姐会的出席人数比往次多，可以免得被校长挖苦，说我不会联络家长，每次只出席小猫三只四只。我的感情的激动，实在是因为今天出席的家长中，有一位特殊的人物——丁薇薇的母亲。

随便座谈会性质的母姐会，照例是要由老师先开话头的，所以我便说话了：

“谢谢各位家长，牺牲了星期日的休假，来出席本班的母姐会。但是为了孩子，我想大家是乐于参加的。能够和诸位家长多联系，对于我的教学有许多好处，我们也可以彼此多了解孩子们。小孩子有时候是有浓厚的双重人格的，他们在家庭时一副面孔，在学校时又一副面孔。就比如说吧，小孩子因为利用学校和家庭间没有联系，便常常会做出一些不诚实的事情来，家长和老师都巧妙地被蒙蔽着。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不妨来谈谈关于小孩子诚实的问题……”

说到这里，我又面向着丁薇薇的母亲说：“丁太太，关于这点，您有什么意见吗？”

看起来，今天丁太太比我还要兴奋，她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母姐会，和其他的各位家长也是第一次见面。她听了我的话后，立刻很高兴地站起来，环视众人，并微笑地点点头，那样子就像她将有一大篇讲演似的。果然她说：

“林老师问我对于小孩子诚实有什么意见，我先不要谈什么意见，如果各位家长愿意听的话，我倒要把一段关于小薇薇的故事讲给各位知道。”

她说到这里略一停顿，回过头来望了我一下，我和她互作会心的微笑，然后她接下去说：“当一年以前……”

当一年以前，是的，我也记得那是一年以前……

“我不是对大家说过了吗？写周记是要把这一星期中你认为值得记住的一件事，诚实地写下来。有些同学，我一看就知道是在乱写，完全是胡说八道的事。也有的同学写的并不是什么值得记载的事情，总是写什么早上起来漱口、洗脸、吃点心、背书包上学等，这都是每天例行的事，还算是值得特别写下来的吗？”说到这里，我便从桌上的一大叠周记本里，抽出了丁薇薇的，打开来接着向同学们说：

“现在我选出一篇写得最好的周记，念给同学们听：

星期二是我的九岁生日，使我最高兴的事是妈妈买了许多礼物给我。一个圆圆厚厚的小蛋糕，上面点了九支小红蜡烛，还有一套毛衣和一双皮鞋。当我放学回家一进门，妈妈就拿给我，我真是高兴死了！我吹蜡烛的时候，爸爸在我左边，妈妈在我右边，他们都帮着我吹，我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日。

我再念另一天的，大家仔细听：

老师告诉我们，旅行是对身体有益的，我们星期日便到圆山动物园去旅行了。爸爸、妈妈，和我。妈妈做了三份野

餐，她真好，知道我爱吃蚵仔，便特别做了蚵仔炒蛋给我吃，爸爸爱吃馒头夹火腿，她也做了。我们看见了许多动物，妈妈一样样讲给我听。我最爱看那两头大象，用长鼻子摇来摇去找食物，我用花生喂象吃。我们一直玩到下午四时才回家。”

“看，”我念完后，又很庄重地对同学们说：“一定要像这位同学一样，把有趣味的、有价值的事情，诚实地写下来。”

我一边说着，不由得眼睛朝丁薇薇望去，她受了夸奖脸红了，害羞地低下头。她原是个乖巧的小女学生。

从周记本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学生家庭的情形，他们都毫不隐瞒地写着。比如曾秀惠是养女，林一雄的爸爸是三轮车夫，胡慧的母亲替人烧饭做女工，都是我从周记本里知道的。班上的确有几个苦孩子，也很有几个幸福的孩子，丁薇薇便是幸福中的一个。尤其可以使别的孩子羡慕的，丁薇薇是独生女儿，她的母亲特别喜爱她，好像这位母亲是专为女儿而生存的。有一次薇薇在周记上便写着她因为生病请两天假，她的妈妈整天陪着她。“我的妈妈真好，我病了不肯吃药，妈妈便说，我只有你这一个女儿，你如果病死了我要多伤心，乖乖吃药吧！我便说：那么我吃药可以，妈妈不许离开我一步。妈妈说：我不，我不，我一定不。她便在床边陪了我两天两夜。给我唱歌讲故事。”她这么有趣地写着——要娇惯坏了！我每次看了薇薇的周记便不由得这么想，我认为有机会见到薇薇的母亲时，我一定要劝她不要太娇惯孩子，尤其是独生孩子。……唉！这样真诚的母爱如果让曾秀惠分享一些，该多么好！我想起那失去母亲的小养女。

为了家长和学校间的联系，本校各班成立了母姐会，每个月一次座谈会，大家谈谈，交换交瘼意见。第一次的母姐

会，我的班上出席的人便不够踊跃，没有见到薇薇的母亲，也很使我失望。但是在第二天薇薇交上来的周记本中，我便看见那理由了：

“妈妈突然病了，爸爸送她住到医院去，所以星期日的母姐会，妈妈不能参加。我不能去医院陪她，因为医院不许小孩进去。我很难过，我生病妈妈陪我，妈妈生病我却不能陪她。爸爸说妈妈很快就可以出院了，我也希望她赶快好。妈妈临去时吩咐我，要用功读书，没有妈妈管，也应当好好读书，我会听她的话的。”

为了表示我对这位好母亲的敬意，我在周记后面批了几个字：“要永远记住母亲对你的爱。”

但是第二个月的母姐会，也还是没有见到薇薇的母亲，薇薇在她的周记上告诉了我：

“爸爸和妈妈结婚整整十年了，他们早就商量好，结婚纪念日要到日月潭去旅行，因为我要上学，所以不能跟他们去。星期日的母姐会，妈妈又没有参加。”

我虽然一直没有机会认识薇薇的母亲，但是在她女儿的笔下，我早已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我一翻开薇薇的周记本，就像看见一幅“甜蜜的家庭”的绘画。这样快乐的家庭，我总要去拜访一次的，因为关于母姐会的事，校长对我不太满意，全校几十班母姐会的成绩，我这班是属于“糟透了”的一个。我不得不活动四肢了。

费了一个整整的星期天，我跑了几个向来不出席母姐会的学生家。我很高兴终于能访问到丁薇薇的家，更希望女主人此时正在家。开门的是位女工，我问：

“丁太太在家吗？”

“丁太太？”女工瞪大了眼。

“这里不是姓丁的吗？”我希望没有找错。

“只有丁先生的家。”

“那么……”我有些犹豫，但这时从屋里出来一个男人，他客气地问：“您是找……？”

“啊……我姓林，是丁薇薇的老师。”

“是林老师，啊……，啊……”似乎不善言辞，但用手示意让我。

屋里并没有我理想的那么整洁，是因为星期日女主人不在家的缘故吗？我随口又问：“薇薇没有在家吗？”

“她到姑母家去玩了。”

我知道这位姑母，薇薇除了好妈妈以外，还有个好姑母，她的周记上也偶尔提起过。丁先生打破主客间的沉默，他说：

“孩子没有母亲，我又没有时间管她，薇薇一定给老师添了不少麻烦吧？”

没有母亲？“啊……？”我差一点儿叫出来，“啊，不，不，薇薇是班上最乖的学生了。”

没有母亲？我再想一遍丁先生刚说过的话和薇薇的周记本，……难道里面有什么差错？我不是跑到另一个姓丁的家里来了？我满心疑惑，便又问丁先生：

“丁薇薇是独生女儿吗？”

“是的，是的，如果孩子多一点，做母亲的也许不至于……咳，没有母亲，就只好拜托老师多管教了。”

又是没有母亲！“也许不至于”下面是什么呢？是死了？走了？病了？但是薇薇周记本上的，却是个活生生的母亲呀，上个星期还跟丁先生到日月潭度银婚去了呢！

但无论这里面有什么蹊跷，我总应当说个来拜访的理由的，只是我却不便说明我是来请女主人去参加下次的母姐会了，因为我不愿显得我糊涂得这样不清楚学生的家庭。我随便讲了一些关于薇薇在学校时的不关紧要的小毛病，希望家长也要随时注意等话。

当我起身告辞时，忽然想起薇薇的周记本，为了不忍心揭发它，于是我说：“丁先生，请不必对薇薇说我今天来过府上的事。”

从丁家出来的路上，我一直为这事困扰，我想不出薇薇的母亲到底是怎么回事，周记本又是怎么回事。我忽然想起去年毕业的我的一个学生刘海峰，他好像和薇薇的亲戚，海峰的母亲我也曾见过几次。

好奇心使我忘记一整天奔波的疲劳，我没有回校，便又到刘家去，因为我可以借着看看海峰进入中学后的情形，打听一下薇薇的家庭。所以当我见着刘氏夫妇后，说过海峰的情形，我便把话锋转了，我说：

“我刚从丁薇薇的家里来。”

“啊，可怜的薇薇！”刘太太叹惜着。

我怎么诱发刘太太说出薇薇家的情形才合适呢？我略一思索便说：

“是呀，薇薇没有在家，她爸爸一个人在家，那样子怪无聊的。”

刘太太不住地摇着头说：“胡慧英实在太倔强了，结婚十年了，说走就走。”她又问她的丈夫：“慧英走了快一年了吧？”

这叫胡慧英的女人，当然是薇薇的母亲了。那么她没有死——像我所想象的：也没有在家——像薇薇所写的。她只

是走了，一个结婚已经十年的倔强的女人，扔下亲生的女儿，一去就不回头，只是如此而已。惭愧！我一直到今天才知道薇薇的家庭情况，那不怪我，只怪那活跃在周记本上的母亲，是如此真切！

“现在薇薇的母亲在哪儿？”我试探着问。

“她一个人住在女青年会，自食其力固然可贵，但是这样的日子过到何时为止呢？”

“那么！那位丁先生呢？”

“和慧英正是一对儿，谁都不肯低头。”

回到宿舍里，我激动得难以入眠，不由得又把薇薇的周记本翻开来读。我一边读，一边想，想到那间空洞的房间里，一灯昏黄下，坐着一个伏案执笔的小女孩，她正以全力写一部美丽的谎言，真是一个小小的了不起的女作家！她创造了一个快乐的王国——家庭，她是那国中幸福的小公主。我仿佛听见小公主的心声了：她低声轻唤着母亲，母亲便像女神一样地，姗姗而来……这是一本最美丽的创作，丁薇薇是作者，我是读者。无论是当她写着，或是我读着，我们的眼前都会呈现了一幅“甜蜜的家庭”的美丽的图画。

我也想起了贝多芬在他的母亲死去后所说的两句话：

“啊！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到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

住在女青年会的那个倔强的女人，她在冥冥中，难道听不到那小公主的心声吗？如果她真听不见的话，我怎么使她听到？

终于有一天，我坐在女青年会的会客室里，面对着这个倔强的女人了。我的来临，当然使她略感惊异，我说：

“我是丁薇薇的老师。丁……不，胡女士。”

“啊，我希望不是薇薇给您添了麻烦。”

我想起那天会见薇薇的爸爸，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两个人倒是一样的口气。我连忙说：“不，不是，薇薇是个好学生。只是——”

“如果有什么事，你尽可以去找她爸爸，我们的事你当然知道。”她的爽急的说话态度，倒是合乎她离开家庭的作风。

“是的，我知道一些，不过我以为也许有些事情，更需要母亲的……”

“啊，那倒不一定，薇薇的父亲是很疼爱薇薇的，他都可以办得到，你只管去找他。”她不听我说完，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只管抢上风，我想当他们夫妻吵嘴的时候，针锋相对，她不会输给他的。“你要薇薇的地址吗？”

“不，不要，我并不要找薇薇的爸爸，他们的地址我也知道，你听我说。”我也不得不带着强迫的口气，否则她又要截住我的话了。我一边说着，便从手提包里拿出薇薇一年来的周记本，把它放到她的面前。“我只是请你看看这个，并且希望知道你的观感。”

“周——记……本？”她怀疑地慢慢念着。

“你一定要仔细的，忍耐的，逐页看下去。”

我不知道当这位倔强的女人读着她的女儿的创作，脸上起了什么样的变化，因为随着她翻开第一页，我就站起身走到窗前去。我看窗外蓝天如洗，心中也平静得无所思念。这样一直不知呆了多久，我才回过身来。

周记本该是早被看完了，她一手支颐正沉思着，直到我走近她跟前，她才惊醒般抬起头来。我不会形容那脸，说它

变成什么颜色或什么样子了，在她握住了我的手时，我只感觉她手掌汗热，她激动地说：

“我竟不知道我的小女儿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不诚实！”这回我抢接着说。

“啊不！是这样地需要她的母亲。”

……我的手被紧握着，并被拉到讲台前来。

“……我竟不知道一个小孩是这样地需要她的母亲，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这便是小女薇薇的一段不诚实的故事。同时，”丁太太说到这里，又侧过头去了，我随着也转过头去看，啊，站在教室窗外的，是薇薇和她的爸爸，正向我点头微笑。

“同时，我们还要感谢林老师这次的……”

“啊不，不，不，我只是……”

我只是更结巴了。

阅读提示 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台湾苗栗县人，我国台湾省的一位著名女作家。她在北京成长、接受教育、工作、结婚，对北京有特殊的感情，其著名小说《城南旧事》就是以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的北京为背景，描写城市贫民等不同阶层人民的痛苦生活。小说《周记本》写丁薇薇用美丽的谎言在周记中描绘了她家一家三口美满温馨的家庭生活，虚构出了母亲屡次未来参加母姐会的感人缘故。然而，就是那本写满美丽的谎言的周记本打动了性格倔强离家而去的母亲，令她回到渴求母爱的女儿身边，回到丈夫身边，回到母姐会上来了。小说构思巧妙，视角独特，语言朴素无华却饱含感情，表现出一种淡雅温馨而又令人动情的美。

（文菲）

大 泽 乡

茅 盾

算来已经是整整的七天七夜了，这秋季的淋雨还是索索地下着。昨夜起，又添了大风。呼呼地吹得帐幕像要倒坍下来似的震摇。偶尔风势稍杀，呜呜地像远处的悲笛；那时候，那时候，被盖住了的猖獗的雨声便又突然抬头，腾腾地宛然是军鼓催人上战场。

中间还夹着一些异样的声浪：是尖锐的，凄厉的，有曲折抑扬，是几个音符组成的人们说话似的声浪。这也是两三天前和大风大雨一同来的，据说是狐狸的哀嚎。

军营早已移到小丘上。九百戍卒算是还能够因一堆干燥的稻草，只这便是那两位终天醉成泥猫的颓废军官的唯一的韬略。

军官呢，本来也许不是那样颓废的家伙。纵然说不上身经大小百余战，但是他们的祖若父却是当年铁骑营中的悍将，十个年头的纵横奋战扫荡了韩，赵，魏，楚，燕，齐，给秦王政挣得了统一的天下；他们在母亲肚子里早已听惯了鞞鼓的声音，他们又在戎马仓皇中长大，他们是将门之后，富农世家，披坚执锐作军人是他们的专有权，他们平时带领的部

卒和他们一样是富农的子弟，或许竟是同村的儿郎，他们中间有阶级的意识作联络。然而现在，他们却只能带着原是“闾左贫民”的戍卒九百。是向来没有当兵权利的“闾左贫民”，他们富农素所奴视的“闾左贫民”，没有一点共同阶级意识的“部下”！

落在这样生疏的甚至有些敌意的环境中的他们俩，恰又逢到这样闷损人的秋霖，不知不觉便成为酒糊涂，说是“泥猫”，实在已是耗子们所不怕的“泥猫”。

半夜酒醒，听到那样胡笳似的风鸣，军鼓似的雨声，又感着砭骨似的秋夜的寒冷，这两位富农之子的军官恍惚觉得已在万里平沙的漠北的边疆。闻说他们此去的目的地叫做什么渔阳。渔阳？好一个顺口的名儿！知否是大将军蒙恬统带三十万儿郎到过的地方？三十万雄兵都不曾回来，知否是化作了那边的青磷蔓草哟！

想不得！酒后的愁思，愈抽愈长。官中的命令是八月杪到达防地，即今已是八月向尽，却仅到这大泽乡；而又是淫淫秋雨阻道。误了期么？有军法！

听说昨天从鱼肚子里发见一方素帛，朱书三个字：陈胜王！

陈胜？两屯长之一是叫做陈胜呀。一个长大的汉子，总算是“闾左贫民”中间少有的堂堂仪表。“王”？怎么讲？

突然一切愁思都断了线。两军官脸色变白，在凄暗的灯火下抬起头来，互找着对方的眼光。压倒了呜咽的风声，腾腾的雨闹，从远远的不知何处的高空闻来了尖厉的哀噪。使你窒息，使你心停止跳跃，使你血液凝冻，是近来每夜有的狐狸叫，然而今番的是魔鬼的狐狸叫，是要撕碎你的心那样

的哀啼。断断续续地，是哭，是诉，是吆喝。分明还辨得出字眼儿的呀。

“说是‘大楚兴’罗？”

“又是‘陈胜王’！”

面面相觑的两军官的僵硬的舌头怯生生地吐出这么几个字。宿酒醒了，陈胜的相貌在两位军官的病酒的红眼睛前闪动。是一张多少有点皱纹的太阳晒得焦黑的贫农的面孔。也是这次新编入伍，看他生得高大，这才拔充了屯长。敢是有几斤蛮力？不懂兵法。

想来陈胜倒不是怎样可怕，可怕的是那雨呀！雨使他们不能赶路，雨使他们给养缺乏；天哪，再是七日七夜的雨，他们九百多人只好饿死了。在饿死的威吓下，光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罢？

第二天还是淋雨。躲在自己帐里的两位军官简直不敢走动。到处可以碰着怀恨的狞视。营里早就把鱼鳖代替了米粮。虽然是一样的装饱了肚子，但吃得太多的鱼鳖的兵士们好像性格也变成鱼鳖去了。没有先前那么温顺，那么沉着。骚动和怨嗟充满了每个营房。

“怎么好？走是走不得，守在这里让水来淹死！”

“整天吃鱼要生病的哪！”

“木柴也没有了。今天烧身子下面垫的稻草，明天烧什么？吃生鱼罢？我们不是水獭。”

“听说到渔阳还有两三百里呢！”

“到了渔阳还不是一个死！”

死！这有力的符咒把各人的眼睛睁大了。该他们死？为什么？是军法。因为不是他们所定的军法所以该他们死哟！便

算作没有这该死的军法，到了渔阳，打败了匈奴，毕竟于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自己本来也是被征服的六国的老百姓，祖国给与他们的是连年的战争和徭役，固然说不上什么恩泽，可是他们在祖国内究竟算是“自由市民”，现在想来，却又深悔当年不曾替祖国出力打仗，以至被掳为奴，唤作什么“闾左贫民”，成年价替强秦的那些享有“自由市民”一切权利义务的富农阶级挣家私了。到渔阳去，也还不是捍卫了奴视他们的富农阶级的国家，也还不是替军官那样的富农阶级挣家私，也还不是拚着自己的穷骨头硬教那些向南方发展求活路的匈奴降而为像他们一样的被榨取的“闾左贫民”么？

从来不曾明晰地显现在他们意识中的这些思想，现在却因为阻雨久屯，因为每天只吃得鱼，因为没有了木柴，更因为昨夜的狐狸的怪鸣，便如潮气一般渗透了九百戍卒的心胸。

鱼肚子里素帛上写的字，夜半风声中狐狸的人一样话语的鸣噪，确也使这九百人觉得诧异。然而仅仅是诧异罢了。没有幻想。奉一个什么人为“王”那样事的味儿，他们早已尝得够了。一切他们的期望是挣断身上的镣索。他们很古怪地确信着挣断这镣索的日子已经到了。不是前年的事么：东郡地方天降一块石头，上面七个字分明是“始皇帝死而地分”！平舒华山之阳，素车白马献璧的神人不是也说“明年祖龙当死”么？当死者，既已死了；“地分”，应验该就在目前罢！

想起自己有地自己耕的快乐，这些现在做了戍卒的“闾左贫民”便觉到只有为了土地的缘故才值得冒险拚命。什么“陈胜王”，他们不关心；如果照例得有一个“王”，那么这“王”一定不应当是从前那样的“王”，一定得首先分给他们土地，让他们自己有地自己耕。

风还是虎虎地吹着，雨还是腾腾地下着。比这风雨更汹涌的，是九百戍卒的鼓噪，现在是一阵紧一阵地送进两位军官的帐幕。

觉得是太不像样，他们两位慢慢地踱出帐幕来，打算试一试他们的“泥猫”的威灵了。

他们摆出照例的巡视营帐的态度来。这两位的不意的露脸居然发生了不意的效果，鼓噪声像退落的潮水似的一点一点低下去了。代替了嘴巴，戍卒们现在是用眼睛。两位军官成了眼光的靶子。可不是表示敬意的什么“注目礼”，而是憎恨的，嘲笑的，“看你怎么办！”本来未始不准备着接受一些什么“要求”，什么“诉说”，或竟是什么“请示进止”，——总之，为了切望减少孤独之感便是“当面顶撞”也可以欢迎的他们俩，却只得到了冷淡和更孤独。他们不是两位长官在自己部下的营帐内巡视，他们简直是到了异邦，到了敌营，到了只有闪着可怖的眼光的山丘中。

是黄河一样的深恨横断了部下的九百人和他们俩！没有一点精神上的联系。九百人有痛苦，有要求，有期望，可是绝对不愿向他们俩声诉。

最后，两位军官站在营外小丘顶巅，装作瞭望地势。

大泽乡简直成为“大泽”了。白茫茫的水面耸露出几簇茅屋，三两个村夫就在门前支起了鱼网。更有些水柳的垂条，卖弄风骚地吻着水波。刚露出一个白头的芦花若不胜情似的在水面颤抖着。天空是铅色。雨脚有簪子那样粗。好一幅江村烟雨图呵。心神不属地看着的两位军官猛觉得有些异样的味儿兜上心窝来了。是凄凉，也是悲壮！未必全是痴呆的他们俩，从刚才这回的巡视看出自己的地位是在“死线”上，